



上海医疗队的“前锋” 在金银潭的26个日夜

球迷
战疫

新华医院·阮正上

1995年，一位还在读中学的少年，和这座城市里他的同龄人一样，被10连胜的申花队深深吸引。他并没有想到，25年后的2020年，自己会在一场艰苦却又必须获胜的比赛里，成为了前锋的角色。

他叫阮正上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麻醉与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，阮医生是1月24日即大年三十当晚连夜出发的上海援鄂第一批医疗队的成员。到昨天为止，他已经在武汉最早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金银潭医院北三病区，奋战了整整26天。

首席记者 姬宇阳

处在这场战役最前沿阵地的阮医生，在这20多个日日夜夜里，有着太多的故事和感慨可以和各位分享。

“紧急集合感觉就像上战场”

我们上期报道中另外一位上海医疗队的成员，是在前一天晚上10点30接到通知，第二天下午从上海出发的。

而作为上海援鄂首批医疗队成员之一的阮医生，从接到电话通知，到他站在虹桥机场，这中间只有四个小时。

“我应该是大年三十差不多傍晚5点多接到电话的，当时，我正在和自己的母亲准备年夜饭的食材。放下电话我立刻告诉妈妈，儿子没法陪你好好吃这个年夜饭了。”

“给我打包行李的时间，只有40分钟。打包好行李，我第一时间回到医院领取一些必要的装备。我们新华医院和我一起参加首批医疗队的一共有两位，另一位是心内科主管护师刘立骏。”

就这样，在这个特殊的大年三十的晚上9点多钟，阮正上与其他100多位上海的医护人员一起，在虹桥机场登上了前往武汉的包机，成为了上海乃至全国援助湖北的医疗大军的先头部队。

“最初的考验，超乎事先想象”

“武汉这座城市，之前我开会或者义诊时去过很多回，但这次的感觉，注定和之前的每一次完全不一样。”

上海首批医疗队乘坐的包机，大概在1月25日，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一的凌晨时分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。几天之前武汉已经开始封城，当医疗队一行领好行李并住进酒店的时候，阮医生看了一下时间，差不多已经是年初一的清晨4点。

作为一位常年在ICU病房工作的医生，对各种危重的病情，阮医生也经常会遇到，但这次对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医务人员来说，第一个挑战首先来自于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高度传染性。

“2003年‘非典’那一次，当时我还没有毕业，没有机会亲自去参与和经历。2008年‘汶川抗震救灾’的那一次，我的资历还比较年轻也没有能够去参与，这一次能被选中，我自己也觉得，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们第一批支援武汉的医生，大多数都是有在ICU和在呼吸科工作的经历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传染病的疫情。”

首批上海医疗队工作的主要地点

为金银潭医院的北楼2层和3层病房。其中北楼2层当时收治了30位病人，均为轻症患者，北楼3层收治了重症病人27人，其中无创呼吸机支持病人有15人。

而阮正上医生接到的任务，正是进驻收治重症病人的北三病区。

在他记忆中，年初一当天下午的培训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的，因为病房已经不能再继续等待了。差不多下午3点，上海医疗队的医生和护理人员换上了宛如太空服一样的隔离装备，终于正式走进了和疫情搏斗的战场。

“今天回想起来，我第一天走进病房的时候，当时的情况的确比较严重，以前在我工作的新华医院，一般我们工作的一个ICU病区最多也就四五个病人。但是这次，无论是一个病区里危重病人的数量和危重程度，都大大超过了之前正常情况的最高极限。送到这里来的病人的病情也都非常危重。经常会出现同一个病房里，同时有两个人在接受抢救。”

阮医生向我们回忆说，从当天下午3点进入病房，等到他脱掉隔离服，结束第一天的值班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上午的10点。

“最初的几天，的确我们从各方面都在努力地适应中。首先大家都看到我们医生和护士进入病房穿的这个隔离服，这个衣服本身是完全不透气的，普通查房的时候可能穿着隔离服就行，但是如果要进行一些类似插管这样的操作，那么背上还要挂一个比较重的负压空气过滤装置，并且双手还要戴着三层手套。另外，为了避免交叉感染，病房里和我们病区里是不开空调的，很多医护人员在病房里工作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汗流浃背。”

“但是这些防护又是必须的，大家通过前两天的新闻也看到了，到目前为止有不少医生已经被传染到了这个肺炎，包括我们在抵达武汉的当天下午做的培训，也是学习如何通过细致的规范操作，确保自己不被病毒感染。包括在一些我们工作的群里，也会有一些如何正确穿脱隔离服的指导视频给大家看。”

阮医生告诉我们，由于他们中的不少医护人员也是第一次接触到传染病病房，所以最初的几天，每次穿上全套隔离装备就要花不少的时间，穿一次要15分钟，脱一次同样也要15分钟。后来随着大家对流程的熟悉，穿衣服的速度也比过去加快了。

除了适应这种特殊的工作环境之外，病房里的病情是医生们最初几天遇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。



阮正上医生(左四)与上海首批援鄂医疗队在金银潭医院

“病人和我们医生一起在战斗”

上海医疗队增援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的最初几天，无论是危重病人的数量还是危重程度，都给前往支援的医疗队医护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“我一直比较认可一句话，那就是病人也是医生的老师。而这一次在和疾病搏斗的过程中，这些病人既是我们的工作对象，其实也是我们的战友。”阮医生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好几位病人，其中有一位也是他同行，一位武汉当地的骨科医生，或许因为是医生的缘故，所以他可以更准确地向医护人员描述他的病情。这位骨科医生后来脱离了危险，转去普通病房。

“虽然我们约好了以后会保持联系，但是我相信如果将来我们再到，我能认出他，他不一定认识我。”阮医生的这个描述也适用于这次战斗在前线的很多医护人员，或许在病人出院后的回忆中，医生和护士们大多数都是穿戴着全套防护装备，看不清面容的一个个“太空人”，但其实他们之间又是如此熟悉和关系紧密，在一起的那么多日日夜夜里，共同经历了不止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。

让阮医生印象深刻的另外一位病人，不仅因为她一度的病情危重，更因为她的年轻。

“虽然一开始我们一度以为这个病更多的会威胁到一些上了年纪、并且有并发症的老年患者的生命，但其实在我负责的危重病房里，也遇到过几位年轻的患者。包括有一位只有31岁的女患者，在我正月初一进入病房的第一天，她已经被送进来了，当时这位11床的病人情况真是非常危急，一刻都不能离开氧气面罩，如果拿掉面罩，她的血氧饱和度立刻会降到70%，心跳也加快到150，只要氧气面罩拿掉，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可以这么说

吧，以她的病情，如果当时不是及时的住进了医院里，这个生命已经消失了。而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她前两天已经从重症病房转去了普通病房。”

“虽然刚刚到那里的几天，因为病人的病情比较危重，的确作为医生，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些挫败感，但是在过去的20多天里，我们同样也有过不少次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经历。我们这里有两位65岁以上的病人，曾经一度也非常危重，但是至少这两天，他们的身体情况已经比较稳定了。”

尽管原本就是ICU工作过的医生，但是此次在金银潭战斗的20多个日夜，还是让阮医生的内心经常能感受到强烈的震撼，而感动更是每天都会遇到。

“由于这个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，所以一般的住院病房里的护工或者陪

护家属这次都没有出现，正因此，我们的护士这一次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，要知道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被父母非常宝贝的年轻女孩，这次不仅要和病人在一起接触的时间非常长。大多数重症病人其实都已经近乎昏迷，生活都无法自理，而全部这些工作都要我们的护士去做，包括病房里的不少重体力的事情也需要护士去做，在最初的几天，极限状态下有的护士甚至隔离服一穿就是八个小时。”

“通过报道也都知道，为了避免浪费这些宝贵的隔离服，我们大多数的医生护士在上岗之前都不喝水，也不吃什么东西。这种工作强度对每个人的身体和意志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我现在基本也养成了进入病房前不吃不喝的习惯，等到回到驻地宾馆的时候，再好好地吃一顿。”

(下转A5版)

